

第四十九回

三藏有災沉水宅

觀音救難現魚籃

却說孫大聖與八戒，沙僧，辭陳老來至河邊，道：「兄弟，你兩個議定，那一個先下水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啊，我兩個手段不見怎的，還得你先下水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瞞賢弟說，若是山裏妖精，全不用你們費刀；水中之事，我去不得。就是下海行江，我須要捻着避水訣，或者變化甚麼魚蟹之形，纔去得；若是那般捻訣，却輪不得鐵棒，使不得神通，打不得妖怪。我久知你兩個是慣水之人，所以要你兩個下去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小弟雖是去得，但不知水底如何。我等大家都去。哥哥變作甚麼模樣？或是我馱着你，分開水道，尋着妖怪的巢穴，你先進去打聽打聽。若是師父不曾傷損，還在那裏，我們好努力征討；假若不是這怪弄法，或者淹死師父，或者被妖吃了，我等不須苦求，早早的別尋道路，何如？」

行者道：『賢弟說得有理。你們那個馱我？』八戒暗喜道：『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，今番原來不會水，等老豬馱他，也捉弄他捉弄！』馱子笑嘻嘻的叫道：『哥哥，我馱你。』行者就知有意，却便將計就計道：『是，也好，你比悟淨還有些膂力。』八戒就背着他。沙僧剖開水路，弟兄們同入通天河內。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遠近，那馱子捉弄行者。行者隨即拔下一根毫毛，變做假身，伏在八戒背上，真身變作一個豬鬃子，緊緊的貼在他耳朵裏。八戒正行，忽然打個踉蹌，專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攢，撲的跌了一跤。原來那個假身本是毫毛變的，却就飄起去，無影無形。

沙僧道：『二哥，你是怎麼說？不好生走路，就跌在泥裏，便也罷了，却把大哥不知跌在那裏去了！』八戒道：『那猴子不禁跌，一跌就跌化了。兄弟，莫管他死活，我和你且去尋師父去。』沙僧道：『不好，還得他來。他雖不知水性，他比我們乖巧。若無他來，我不與你去。』行者在八戒耳朵裏，忍不住高叫道：『悟淨，老孫在這裏也。』沙僧聽得，笑道：『罷了！這馱子是死了！你怎麼就敢捉弄他？如今弄得聞聲不見面，却怎是好？』八戒慌得跪在泥裏磕頭道：『哥哥，是』

我不是了。待救了師父，上岸陪禮。你在那裏做聲？就說殺我也！你請現原身出來。我馱着你，再不敢沖撞你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是你還馱着我哩。我不弄你，你快走！快走！」

那馱子絮絮叨叨，只管念誦着陪禮，爬起來與沙僧又進行了。又有百十里遠近，忽抬頭望見一座樓臺，上有「水鼃之第」四個大字。沙僧道：「這壁廂是妖精住處，我兩個不知虛實，就罵上門索戰。」行者道：「悟淨，那門裏外可有水麼？」沙僧道：「無水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無水，你再藏隱在左右，待老孫去打聽打聽。」

好大聖，爬離了八戒耳朵裏，却又搖身一變，變作個長脚蝦婆；兩三跳跳，到門裏，睜眼看時，只見那怪坐在上面，衆水族擺列兩邊，有個斑衣鱗婆坐於側手，都商議要吃唐僧。行者留心，兩邊尋找不見，忽看見一個大肚蝦婆走將來，徑往西廊下立定。行者跳到面前，稱呼道：「姆姆，大王與衆商議要吃唐僧，唐僧却在那裏？」蝦婆道：「唐僧被大王降雪結冰，昨日拿在宮後石匣中間，只等明日，他徒弟們不來噪鬧，就奏樂享用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演了一會，徑直尋到宮後，看果有一個石匣，却像人家槽房裏的豬槽，又似人

聞一口石棺材之樣，量量只有六尺長短；却伏在上面，聽了一會，只聽得三藏在裏面嚶嚶的哭哩。行者不言語，側耳再聽，那師父挫得牙響，咽了一聲道：

『自恨江流命有愆，生時多少水災纏。出娘胎腹淘波浪，拜佛西天墮渺淵。前遇

黑河身有難，今逢冰解命歸泉。不知徒弟能來否，可得真經返故園？』

行者忍不住叫道：『師父莫恨。水災經云：「土乃五行之母，水乃五行之源。無土不生，無水不長。」老孫來了！』三藏聞得道：『徒弟啊，救我耶！』行者道：『你且放心，待我們擒住妖精，管教你脫難。』三藏道：『快些兒下手！再停一日，足足悶殺我也！』行者道：『沒事！沒事！我去也！』急回頭，跳將出去，見了原身。那馱子與沙僧近道：『哥哥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正是此怪騙了師父。師父未曾傷損，被怪物蓋在石匣之下。你兩個快早鬪戰，讓老孫先出水面。你若擒得他就擒，擒不得，做個伴輸，引他出水，等我打他。』沙僧道：『哥哥放心先去，待小弟們鑒貌辨色。』這行者捻着避水訣，鑽出河中，停立岸邊等候不題。

你看那豬八戒行兇，闖至門前，厲聲高叫：『潑怪物！送我師父出來！』慌得那門裏小妖，急報：『大王，門外有人要師父哩！』妖邪道：『這定是那潑和尚來了。』教：『快取披掛兵器來！』衆小妖連忙取出妖邪結束了，執兵器在手，即命開門，走將出來。八戒與沙僧對列左右，見妖邪怎生披掛？好怪物！你看他：

頭戴金盔晃且輝，身披金甲掣紅霓。腰圍寶帶圍珠翠，足踏煙黃靴樣奇。鼻進高隆如嶠聳，天庭廣闊若龍儀。眼光閃灼圓還暴，牙齒銅鋒尖又齊。短髮蓬鬆飄火焰，長鬚瀟灑挺金錐。口咬一枝青嫩藻，手拿九瓣赤銅錐。一聲咿咿門開處，響似

三春驚蟄雷。這等形容人世少，敢稱靈顯大王威。

妖邪出得門來，隨後有百十個小妖，一個個輪鎗舞劍，擺開兩哨，對八戒道：『你是那寺裏和尚爲甚到此喧嚷？』八戒喝道：『我把你這打不死的潑物！你前夜與我頂嘴，今日如何推不知來問我？我本是東土大唐聖僧之徒弟，往西天拜佛求經者。你弄玄虛，假做甚麼靈感大王，專在陳家莊要吃童男童女！我本是陳清家一秤金，你不認得我麼？』那妖怪道：『你這

和尚，甚沒道理！你變做一秤金，該一個冒名頂替之罪。我倒不會吃你，反被你傷了我手背。已此讓了你，你怎麼又尋上我的門來？」八戒道：「你既讓我，却怎麼又弄冷風，下大雪，凍結堅冰，害我師父！快早送我師父出來，萬事皆休！牙迸半個不字，你只看看手中鈞！決不饒你！」

妖邪聞言，微微冷笑道：「這和尚賣此長舌，胡誇大口，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凍河，攝你師父！你今嚷上門來，思量取討，只怕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！那時節，我因赴會，不曾帶得兵器，誤中你傷。你如今且休要走，我與你交敵三合。三合敵得我過，還你師父；敵不過，連你一發吃了！」八戒道：「好乖兒子！正是這等說！仔細看鈞！」妖邪道：「你原來是半路上出家的。」八戒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真個有些靈感，怎麼就曉得我是半路出家的？」妖邪道：「你會使鈞，想是雇在那裏種園，把他釘鈞拐將來也。」八戒道：「兒子，我這鈞，不是那築地之鈞。你看——」

「巨齒鑄就如龍爪，細金裝來似蟒形。若逢對敵寒風洒，但遇相持火焰生。能與聖僧除怪物，西方路上捉妖精。輪動煙雲遮日月，使開霞彩照分明。築倒太山千虎怕，掀翻大海萬龍驚。饒你威靈有手段，一築須教九窟窿！」

那個妖邪，那裏肯信，舉銅鎚劈頭就打。八戒使釘鈹架住道：『你這潑物，原來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！』那怪道：『你怎麼認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？』八戒道：『你會使銅鎚，想是雇在那個銀匠家扯爐，被你得了手，偷將出來的。』妖邪道：『這非打銀之鎚，你看——』

『九瓣攢成花骨朵，一竿虛孔萬年青。原來不比凡間物，出處還從仙苑名。綠房紫葭瑤池老，素質清香碧沼生。因我用功搏鍊過，堅如網銳徹通靈。鎗刀劍戟，難賽，鉞斧戈矛莫敢經。縱讓他鈹能利刃，湯着吾鎚迸折釘！』

沙和尚見他兩個攀話，忍不住近前高叫道：『那怪物！休得浪言！古人云：『口說無憑，做出便見。』不要走！且喫我一杖！』妖邪使鎚桿架住道：『你也是半路裏出家的和尚。』沙僧道：『你怎麼認得？』妖邪道：『你這模樣，像一個磨博士出身。』沙僧道：『如何認得我像個磨博士？』妖邪道：『你不是磨博士，怎麼會使趕麵杖？』沙僧罵道：『你這孽障，是也不會見！』

『這般兵器人間少，故此難知寶杖名。出自月宮無影處，梭羅仙木琢磨成。外邊嵌寶霞光耀，內裏鑽金瑞氣凝。先日也曾陪御宴，今朝秉正保唐僧。西方路上無』

知識，上界宮中有大名。喚做降妖真寶杖，管教一下碎天靈！

那妖邪不容分說，三人變臉，這一場，在水底下好殺——

銅鎚寶杖與釘鉞，悟能悟淨戰妖邪。一個是天蓬臨世界，一個是上將降天涯。他兩個夾攻水怪施威武，這一個獨抵神僧勢可誇。有分有緣成大道，相生相尅秉恒沙。土尅水，水乾見底；水生木，木旺開花。禪法參修歸一體，還丹炮煉伏三家。土是母，發金芽；金生神，水產嬰娃；水爲本，潤木華；木有煥，煌烈火霞。攢簇五行皆別異，故然變臉各爭差。看他那銅鎚九瓣光明好，寶杖千絲彩繡佳。鉞按陰陽分九曜，不明解數亂如麻。捐軀棄命因僧難，捨死忘生爲釋迦。致使銅鎚忙不墜，左遮寶杖右遮鉞。

三人在水底下，鬪經兩個時辰，不分勝負。猪八戒料道不得贏他，對沙僧丟了個眼色，二人詐散佯輸，各拖兵器，回頭就走。那怪教：『小的們，扎住在此，等我追趕上這厮，捉將來與汝等湊吃啞！』你看他如風吹敗葉，似雨打殘花，將他兩個趕出水面。

那孫大聖在東岸上，眼不轉睛，只看着河邊水勢。忽然見波浪翻騰，喊聲號吼，八戒先跳上岸道：『來了來了！』沙僧也到岸邊道：『來了來了！』那妖邪隨後叫：『那裏走！』纔出頭，被行者喝道：『看棍！』那妖邪閃身躲過，使銅鎚急架相還。一個在河邊湧浪，一個在岸上施威。搭上手未經三合，那妖遮架不住，打個花，又淬於水裏，遂此風平浪息。

行者回轉高岸道：『兄弟們，辛苦啊。』沙僧道：『哥啊，這妖精，他在岸上覺得不濟，在水底也儘利害哩！我與二哥左右齊攻，只戰得個兩平，却怎麼處置，救師父也？』行者道：『不必疑遲，恐被他傷了師父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我這一去哄他出來，你莫做聲，但只在半空中等候。』估着他鑽出頭來，却使個搗蒜打，照他頂門上着着實實一下！縱然打不死他，好道也護疼發暈，却等老豬趕上一鉞，管教他了帳！』行者道：『正是正是這叫做「裏迎外合」，方可濟事。』他兩個復入水中不題。

却說那妖邪敗陣逃生，回歸本宅。衆妖接到宮中，鰥婆上前問道：『大王趕兩個和尚到

那方來？」妖邪道：「那和尚原來還有一個幫手。他兩個跳上岸去，那幫手輪一條鐵棒打我，我閃過，與他相持。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，我的銅鎚莫想架得住。戰未三合，我却敗回來也。」鰲婆道：「大王，可記得那幫手是甚相貌？」妖邪道：「是一個毛臉雷公嘴，查耳朵，折鼻梁，火眼金睛和尚。」

鰲婆聞說，打了一個寒噤道：「大王啊！虧了你識俊，逃了性命。若再三合，決然不得全生。那和尚我認得他。」妖邪道：「你認得他是誰？」鰲婆道：「我當年在東洋海內，曾聞得老龍王說他的名譽，乃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，混元一氣，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齊天大聖。如今歸依佛教，保唐僧往西天取經，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。他的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。大王，你怎麼惹他？今後再莫與他戰了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門裏小妖來報：「大王，那兩個和尚又來門外索戰哩！」妖精道：「賢妹所見甚長，再不出去，看他怎麼。」急傳令教：「小的們，把門關緊了。」——正是「任君門外叫，只是不開門。」——「讓他纏兩日，性攤了，回去時，我們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。」那小妖一齊都

搬石頭，塞泥塊，把門閉好。八戒與沙僧連叫不出，獸子心焦，就使釘鉋築門。那門已此緊閉塞關，莫想能穀；被他七八鉋，築破門扇，裏面却都是泥土石塊，高幾千層。沙僧見了道：『二哥，這怪物懼怕之甚，閉門而走，我和你且回上河崖，再與大哥計較去來。』八戒依言，徑轉東岸。

那行者半雲半霧，提着鐵棒等哩。看見他兩個上來，不見妖怪，即按雲頭，迎至岸邊，問道：『兄弟，那話兒怎麼不上來？』沙僧道：『那妖物緊閉宅門，再不出來見面；被二哥打破門扇看時，那裏面都是些泥土石塊，實實的疊住了。故此不能得戰，却來與哥哥計議，再怎麼設法去救師父。』行者道：『似這般却也無法可治。你兩個只在河岸上巡視着，不可放他往別處走了，待我去來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你往那裏去？』行者道：『我上普陀巖拜問菩薩，看這妖怪是那裏出身，姓甚名誰。尋着他的祖居，拿了他的家屬，捉了他的四鄰，却來此擒怪救師。』八戒笑道：『哥啊，這等幹，只是貳費事，擔擱了時辰了。』行者道：『管你不費事，不擔擱！我去就來！』

好大聖，急縱祥光，躲離河口，徑赴南海。那裏消半個時辰，早望見落伽山不遠，低下雲頭，

徑至普陀巖上，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與守山大神，木叉行者，善財童子，捧珠龍女，一齊上前，迎着施禮道：『大聖何來？』行者道：『有事要見菩薩。』衆神道：『菩薩今早出洞，不許人隨，自入竹林裏觀翫。知大聖今日必來，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聖，不可就見。請在翠巖前聊坐片時，待菩薩出來。』

行者依言，還未坐下，又見那善財童子上前施禮道：『孫大聖，前蒙盛意，幸菩薩不棄收留，早晚不離左右，專侍蓮花之下，甚得善慈。』行者知是紅孩兒，笑道：『你那時節魔孽迷心，今朝得成正果，纔知老孫是好人也。』行者久等不見，心焦道：『列位與我傳報一聲；若遲了，恐傷吾師之命。』諸天道：『不敢報。菩薩吩咐，只等他自出來哩。』行者性急，那裏等得，急拽步往裏便走。噫——

這個美猴王，性急能鵲薄。諸天留不住，要往裏邊躡。拽步入深林，睜眼偷覷着。遠觀救苦尊，盤坐襯殘簪。懶散怕梳妝，容顏多綽約。散挽一窩絲，未曾戴纓絡。不掛素藍袍，貼身小襖縛。漫腰束錦裙，赤了一雙脚。披肩繡帶無，精光兩臂膊。玉手執

鐮刀，正把竹皮削。

行者見了，忍不住，厲聲高叫道：『菩薩，弟子孫悟空志心朝禮。』菩薩教：『外面俟候。』行者叩頭道：『菩薩，我師父有難，特來拜問通天河妖怪根源。』菩薩道：『你且出去，待我出來。』行者不敢強，只得走出竹林，對衆諸天道：『菩薩今日又重置家事哩，怎麼不坐蓮臺，不妝飾，不喜歡在林裏削篾做甚？』諸天道：『我等却不知。今早出洞，未曾妝束，就入林中去了；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聖，必然爲大聖有事。』行者沒奈何，只得等候。

不多時，只見菩薩手提一個紫竹籃兒，出林道：『悟空，我與你救唐僧去來。』行者慌忙跪下道：『弟子不敢催促，且請菩薩着衣登座。』菩薩道：『不消着衣，就此去也。』那菩薩撒下諸天，縱祥雲騰空而去。孫大聖只得相隨。頃刻間，到了通天河界。八戒與沙僧看見道：『師兄性急，不知在南海怎麼亂嚷亂叫，把一個未梳妝的菩薩逼將來也。』

說不得了，到於河岸，二人下拜道：『菩薩，我等擅干有罪有罪！』菩薩即解下一根束襖的絲縷，將籃兒拴定，提着絲縷，半踏雲彩，拋在河中，往上溜頭扯着，口念頌子道：『死的去，活的

住死的去，活的住！念了七遍，提起籃兒，但見那籃裏亮灼灼一尾金魚，還剗眼動鱗。菩薩叫：『悟空，快下水救你師父耶。』行者道：『未曾拿住妖邪，如何救得師父？』菩薩道：『這籃兒裏不是？』

八戒與沙僧拜問道：『這魚兒怎生有那等手段？』菩薩道：『他本是我蓮花池裏養大的金魚。每日浮頭聽經，修成手段。那一柄九瓣銅鎚，乃是一根未開的菡萏，被他運鍊成兵。不知是那一日，海潮泛漲，走到此間。我今早扶欄看花，却不見這厮出拜。招指巡紋，算着他在此成精，害你師父，故此未及梳妝，連神功，織個竹籃兒擒他。』行者道：『菩薩，既然如此，且待片時，我等叫陳家莊衆信人等看看菩薩的金面：一則留恩，二來說此收怪之事，好教凡人信心供養。』菩薩道：『也罷，你快去叫來。』

那八戒與沙僧，一齊飛跑至莊前，高呼道：『都來看活觀音菩薩！都來看活觀音菩薩！』一莊老幼男女，都向河邊，也不顧泥水，都跪在裏面，磕頭禮拜。內中有善圖畫者，傳下影神，這纔是魚籃觀音現身。當時菩薩就歸南海。八戒與沙僧，分開水路，徑往那水鼃之第，找尋師父。

原來那裏邊水怪魚精，盡皆死爛，却入後宮，揭開石匣，馱着唐僧，出離波津，與衆相見。

那陳清兄弟，叩頭稱謝道：「老爺不依小人勸留，致令如此受苦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說了，你們這裏人家，下年再用祭賽。那大王已此除根，永無傷害。」陳老兒如今纔好累你，快尋一隻船兒，送我們過河去也。」那陳清道：「有有有！」就教解板打船。衆莊客聞得此言，無不喜捨。那個道，我買桅篷；這個道，我辦篙槳。有的說，我出繩索；有的說，我雇水手。

正都在河邊上噪鬧，忽聽得河中間高叫：「孫大聖不要打船，花費人家財物。我送你們過去。」衆人聽說，個個心驚胆小的走了回家，胆大的戰兢兢貪看，須臾，那水裏鑽出一個怪來，你道怎生模樣：

方頭人物非凡品，九助靈機號水仙。曳尾能延千紀壽，潛身靜隱百川淵。翻波跳

浪衝江岸，向日朝風臥海邊。養氣含靈真有道，多年粉蓋賴頭顱。

那老鼃又叫：「大聖，不要打船，我送你師徒過去。」行者輪着鐵棒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孽畜！若到邊前，這一棒就打死你！」老鼃道：「我感大聖之恩，情願辦好心送你師徒，你怎麼反

要打我？」行者道：「與你有甚恩惠？」老鼃道：「大聖，你不知這底下水鼃之第，乃是我的住宅，自歷代以來，祖上傳留到我。我因省悟本根，養成靈氣，在此處修行，被我將祖居翻蓋了一遍，立做一個水鼃之第。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嘯波翻，他趕潮頭，來於此處，仗逞兇頑，與我爭鬪，被他傷了我許多兒女，奪了我許多眷族。我鬪他不過，將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。今蒙大聖至此搭救唐師父，請了觀音菩薩掃淨妖氛，收去怪物，將第宅還歸於我，我如今團團老小，再不須挨土擊泥，得居舊舍，此恩重若邱山，深如大海。——且不但我等蒙恩，只這一莊上人，免得年年祭賽，全了多少人家兒女，此誠所以謂「一舉而兩得」之恩也，敢不報答？」

行者聞言，心中暗喜，收了鐵棒道：「你端的是真實之情麼？」老鼃道：「因大聖恩德洪深，怎敢虛謬？」行者道：「既是真情，你朝天賭咒。」那老鼃張着紅口，朝天發誓道：「我若真情不送唐僧過此通天河，將身化為血水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你上來，你上來。」老鼃却纔負近岸邊，將身一縱，爬上河崖。衆人近前觀看，有四大團圓的一個大白蓋。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我們上他身，渡過去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呀，那層冰厚凍，尚且遭迤，況此鼃背，恐不穩便。」老鼃道：「師